



经典文库
蔡翔主编

王安忆代表作

流逝

王安忆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王安忆代表作

流 逝

王安忆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安忆代表作/王安忆著. -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2.5

(新经典文库)

ISBN 7-5313-2437-7

I.王… II.王…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926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字数:262 千字 印张:12½ 插页:2

印数:1—10 000 册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臧永清

责任校对:叶 俭

封面设计:夏季风

版式设计:叶 俭

ISBN 7-5313-2437-7/I·2137 定价:24.00 元

编辑例言

中国当代文学自 1977 年以后,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,而至八九十年代,则渐成它的巅峰形态。一个世纪已经过去,大浪淘沙,却仍见满地金光耀眼。有一些名字已经载入史册,有许多作品,事实上已被人们目为经典。

所谓“经典”,是指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,而且在时间的缓缓流淌之中经久不衰,并时时生长出新的意义。而更重要的是,文学由于受其写作母语的制约,其经典性的支持更多地来自于它的存在语境。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,时间已经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“新经典”,并以此区别于现代经典文学。

编辑这套丛书的起因,仅仅源于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商业时代的反抗。正是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之下,出版市场鱼龙混杂,并渐渐形成某种艺术的误导倾向。长此以往,严肃文学将渐成萎缩之势。因此,向人们推荐真正的经典文学,不是为了纪念一个已去的时代,而是要为读者重新开辟一个美文学的想像空间。

我们还设想,将这套丛书推荐给大学中文系的学生,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辅导读物。因此,我们特邀请著名学者李

欧梵、王德威、钱理群、陈思和、王晓明等教授担任本套丛书的文学顾问，在每本书的封底，都会印有他们的精辟评语。

本套丛书将分成若干辑，每辑五本，陆续出版。出版时间的先后，并无厚此薄彼的意思，完全出于编辑工作的技术原因，特此说明，以消除世人的庸俗之见。

前言

蔡翔

王安忆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,但是我更认为她是一个超越了性别的优秀作家,在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,始终坚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。

王安忆这个名字为人们所熟知,应该是从《雨,沙沙沙》以及尔后构设的“雯雯”系列开始。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,这些作品尚嫌幼稚,但涌动其中的那种独特的生命感觉,却开辟了一个独属于王安忆的有关美文学的想象空间。而更重要的是,王安忆很快走出了她的单纯的“雯雯”世界,而步入一个更为成熟也更复杂的写作空间。在某种意义上,王安忆是一个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作家。她的许多作品都表露出一种前瞻性的姿态。本书收录的王安忆的五部中篇小说,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,它们不仅在王安忆的作品中,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,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学意义。

发表于八十年代的《小鲍庄》,已被公认为是“寻根文学”的代表作之一。中国当代文学曾经从西方现代派作品中汲取养料,但是仅仅数年之后,便表示出自己的反抗姿态,这是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之一。

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小说中对儒家文化的某种解读,而是作家走向民间的一种思想姿态,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化的民间趋向,保证了尔后中国作家在逐渐开始的全球化语境中思想的独立意义。王安忆是较早涉及女性写作的作家,《小城之恋》正是她著名的“三恋”之一(《小城之恋》、《锦绣谷之恋》、《荒山之恋》),在这些作品中,王安忆相当准确,深刻地表现了女性的身体欲望及其符号化的文化涵义。如果我们把这些作品与九十年代相当规模的女性写作相比较,不难发现它的前导性意义,而且还可以发现,即使在这一相对纯粹的女性写作领域中,王安忆仍然具有一种超越性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。而这一点,正是某些“女性写作”所难以比拟的。选择《流逝》的目的在于,王安忆是较早关注城市写作的作家之一,而且她从不拒绝日常生活。在此之前的《庸常之辈》已经流露出王安忆对日常生活的亲和姿态。应该说,《流逝》是王安忆城市写作的一个过渡,而且在《流逝》中,可以看出她后来的长篇巨著《长恨歌》的某些端倪。在王安忆的写作过程中,有一个领域始终为人们所关注,那就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考。这方面的代表作,除了《叔叔的故事》,《我爱比尔》应该也称一部。它通过一个日常化的故事,浓缩了或者寓言化了一个过程,这就是“西方想象”在中国的产生、形成、导引以及逐渐破灭的过程。在某种意义上,它具有一种第三世界化的寓言性特征。等等。

王安忆具有极强的艺术天赋,她的感觉常常穿越了时代的限制,而揭示出隐蔽在思想盲点之下的真相。但是,王

安忆并不是一个单纯靠感觉写作的作家,事实上王安忆读书极多,常有自己独到的思想,这一点在她的写作过程中愈来愈明显。应该说王安忆是一个把感觉和思想结合得相当好的作家,而这也正是她的写作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。

2002. 2. 2



新经典文库

顾问

李欧梵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
王德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
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
陈思和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
王晓明 上海大学教授

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
在出版本文库中给予了支持与协助

目 录

编辑例言.....	1
前言.....	蔡翔 1
流逝.....	1
小鲍庄	99
小城之恋.....	202
我爱比尔.....	287

流 逝

1

隔壁房间里的自鸣钟“当当当”地打了四点，欧阳端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，再不敢睡了。被窝很暖和，哪怕只多呆一分钟也好，她拖延着时间。谁家的后门开了，又重重地碰上了司伯灵锁——“砰”，随后，弄堂里响起一阵又急又碎的脚步声。端丽咬咬牙翻身坐起，把被子一直推到脚下，似乎为了抵抗热被窝的诱惑。一团寒气把她包裹了，打着寒噤，迅速地套上毛衣、棉袄、毛裤——毛裤软绵绵的很难套上。五分钟以后，她已经围着一条黑色的长围巾，挎着篮子，拧开后门锁，重重地碰上门，匆匆走了，身后留下一串沓沓的脚步声。

天，很黑，路灯在冰冷的雾气里哆嗦。几辆自行车飞快地驰过去，三两个人缩着脖子匆匆走着，一辆无轨电车开过了。端丽把围巾没头没脑地包裹起来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活像个北方老大嫂。风吹来，刀子割似的。一下子就穿透了毛线裤和呢裤，她觉得似乎只穿了条单裤。俗话说：寒从脚底来。腿一冻，带得全身都打哆嗦。该做一条薄棉裤，她思量着。从没想到上海会有这么料峭的北风。因为她从来不

曾起这么早并且出门，她也从不曾以为早起出门是什么难事。有时，阿宝阿姨没买到时鲜菜，她会说：“你不能起早一点吗？”现在，阿宝阿姨走了，轮到她早起了。她叹了口气。

穿过马路，赶上前边那个挎菜篮的老太婆，又被两个小姑娘从身后超过，街面房子的门里不时有人走出，提着竹篮，打着呵欠，碰上了门，袖着手向前走去。走向菜场的队伍渐渐壮大了。到了路口，转弯，前面就是菜场。昏黄的灯光像一大团浓重而浑浊的雾气，笼罩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地上潮漉漉粘搭搭的像刚下过一场细雨，这里那里沾着菜皮，鱼鳞。人声嘈杂，都在说话，都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一辆黄鱼车横冲直撞地过来了，人流被劈成两股。一伙小孩子和妇女挤在黄鱼摊前，吵吵嚷嚷，推推搡搡，眼看着要打起来了。端丽赶紧站远一点。这种地方，大都是被这些野孩子和以专给人家买菜为职业的阿姨垄断着，旁人休想插脚。他们似乎有一个什么联合同盟。如你想买时鲜菜，热门菜，早早地去了，排在第三位，甚至第二位。然而一开秤，转眼间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第十七、十八人后面了，哪怕在你前边只是一块砖头，刹那间，也会变出这许多人来。他们互相拉扯，互相证明，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。

端丽身不由己地走在人流中，心里盘算来、盘算去，总也没法子把这八角钱的菜金安排妥。公公的定息、工资全部停发，只给每人十二元生活费，还不包括已经工作了的大儿子，端丽的丈夫文耀。他自然是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，可惜他从没这么打算过。他拿着六十元的大学毕业工资，早早地结了婚，生下二女一男。端丽没有工作，大学毕业后竟

把她分到了甘肃，她不去，她不少那几个钱用。谁想到过会有这么一天呢？六十元，要供给五口人的衣食住行。

六十元，扣除煤气，水电，米，油盐酱醋，肥皂草纸牙膏等费用，剩下的钱全作菜金，也只够每天八毛。越是没有吃的，越是馋。三个孩子本来吃饭都需要动员，而如今连五岁的咪咪都能吃一碗半饭。一碗雪里蕻炒肉丝放在饭桌上，六只小眼睛一眨一眨，一会儿就把肉丝全啄完了。端丽狠狠心，决定买一块钱的肉，干菜烧肉，解解馋，明天吃素好了。

想好了，便挤到肉摊子跟前。人不多，只排了十来个人，她在末尾站上，一边细细打量肉案上的肉，经过衡量比较，看中了一块夹精夹肥的肋条。前边有两位指着那块肉，斩去了五分之二，可别卖完了！她的心有点跳。又有一个人要买那块肋条肉，只剩三指宽的一条了。好在，她已排到了跟前，紧张、兴奋，使她一时没说出话来。

“要哪块？快点快点！”卖肉的小师傅不耐烦地用一根铁条在刀口“霍霍”地挫了几下，后边的人直推端丽。

“要这块肋条，一块钱！”她怕被人挤出去，两手抓住油腻腻的案板。

小师傅拖起肉，一摔，一刀下去，扔上秤盘：“一块两毛！”

“我只要一块钱的。”她抱歉地说。

“只多两角钱，别烦了好不好！”

“麻烦你给我切掉，我只要一块钱。”端丽脸红了。

“你这个人真疙瘩，你不要人家要！”

“给我好了，小师傅。”后面一个男人伸过篮子。端丽急了：

“我要的，是我的嘛！”她夺过肉，掏出钱包，点了一块两角钱给她。

肉确是很好，可是，把明天的菜金花去了一半。要么，就作两天吃好了。这么一想，她轻松了。走过禽蛋柜，她站住脚：买几只鸡蛋吧！蛋和肉一起红烧，味道很好。孩子的营养要紧，来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不能太委屈了。她称了半斤蛋，四毛四分。作两天吃也超支了四分。不管它了，过了这两天再说吧！她吐了一口长气，转回头走出菜场。

天色大亮，路上行人匆匆，自行车“滴铃铃”地直响成一片，争先恐后地冲。有一些小孩子，斜背书包，手捧粢饭或大饼油条，边走边吃。端丽想起了多多和来来，加快了脚步往家走。

文耀和孩子们都起床了。多多很好，没忘了点煤气烧泡饭。这时，都围着桌子吃早饭呢！

“妈妈，买油条了吗？”来来问。

“妈妈买肉了，今天吃红烧肉烧蛋。”端丽安慰孩子。

来来欢呼一声，满意地就着什锦咸菜吃泡饭。多多却撅起了嘴，没精打采地数珍珠似地往嘴里拣饭米粒。这孩子最娇，也许因为她最大，享的福多一点的缘故吧，对眼下的艰苦日子，适应能力还不如弟弟和小妹妹。

“别忘了给姆妈爹爹端一点过去。”文耀说，匆匆扒完最后几口饭，起身走了。

“好的。”她回答，心里却十分犯愁。

“我的语录包呢!”多多跺着脚,烦躁地叫。

“你自己找嘛!”端丽压制着火气说。她刚披上毛巾开始梳头,这么披头散发地在菜场上走了一早晨,简直不堪回首。

“咪咪,你又拿我的东西。没有语录包不能进校门的呀!”

端丽只好放下梳子,帮她一起找。咪咪也跟在后面找,她最小,却最懂事。最后在被子底下找到了。

“不是我放的。”咪咪赶紧声明。

“不是你,难道是我?”多多朝她翻翻眼,匆匆地检查着里面的语录,老三篇等宝书,这是他们的课本。去年年底划块块分进中学,每天不知在学什么,纪律倒很严,不许迟到早退,多多这样出身不好的孩子,就更要小心才行。

“多多,在学校少说话,听到吗?”端丽嘱咐道,“人家说什么,随他的去,你不要响,别回嘴,听到吗?”

“晓得了!”多多下楼了。她很任性,不肯受屈,端丽最替她担心了。

“妈妈,我走了。”来来也跟着下了楼,他还在上小学,很老实,不大会闯祸。

这时候,端丽才能定下心继续梳头。她的头发很厚,很黑,曾经很长很长,经过冷烫,就像黑色的天鹅绒。披在肩上也好,盘在脑后也好,都显得漂亮而华贵。她在这上头花时间是有所不惜的。可是红卫兵来抄家时勒令她在十二小时内把头发剪掉。她剪了,居然毫不感到心疼。当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时,谁还有闲心为几根头发叹息呢?她只求

太平，只求一切尽快尽好地过去。只是从此，她再不愿在镜子前逗留，她不愿看见自己的模样。匆匆地梳好头，匆匆地刷牙、洗脸……她干什么都是急急忙忙，敷衍敷衍。过去，她生活就像在吃一只奶油话梅，含在嘴里，轻轻地咬一点儿，再含上半天，细细地品味，每一分钟，都有很多的味道，很多的愉快。而如今，生活就像她正吃着的这碗冷泡饭，她大口大口咽下去，不去体味，只求肚子不饿，只求把这一顿赶紧打发过去，把这一天，这一月，这一年，甚至这一辈子都尽快地打发过去。好些事，她不能细想，细想起来，她会哭。

“妈妈，我到楼下后门口站一会儿好吗？”咪咪请示。

“好孩子，在家里。妈妈煮好蛋，帮妈妈剥蛋壳。”端丽央求咪咪。她怕咪咪和邻居孩子接触。一旦有了纠纷，吃亏的总是咪咪，碰到不讲理的大人，就更糟了。

咪咪没有坚持，有些忧愁地叹了一口气，不知怎么，这孩子会叹气。她走开了，趴在窗口往下看。

端丽洗碗，扫地，揩房间，把肉洗干净泡上酱油炖在沙锅里，另一个煤气煮鸡蛋。

“妈妈，”咪咪从窗口扭过头来说，“‘甫志高’又来找小娘娘了。”

“噢。”端丽答应着，“甫志高”是小姑文影学校里高她两级的同学，长得和电影里的“甫志高”活像。这男孩子出身也不大好，父亲开私人诊所，两人都没资格参加红卫兵，逍遥在家，不知怎么开的头，来往起来了。

“他俩出去了，”咪咪又报告，“‘甫志高’走在前头，小娘娘在后边。”

“咪咪，来剥蛋！”

“噢！”咪咪来不及地跑了过来。能有点事干，她很高兴。

沙锅里飘出肉的香味，十分馋人。可是，肉却缩小了。端丽惶惑地看着它们，不晓得该如何阻止它们继续小下去。

“嫂嫂。”文光拿着一只碗一双筷走到水池子跟前，拧开水龙头冲了一下，收进碗柜。

“这么就算洗过了？”端丽恶心的说。看他那么懒洋洋的邋遢样子，她不晓得他当年和父亲划清界线的革命闯劲上哪儿去了。

“并没有油腻。”他和蔼地解释道，走出厨房，顺手摸了摸咪咪的脑袋。咪咪毫不理会，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鸡蛋，她轻轻地敲了几下，翘起小手指头，小心地揭着，像是怕把它揭痛似的，神情很严肃。

端丽在剥好的光滑的鸡蛋上浅浅划了三刀，放进肉锅，对边上神情关注的咪咪解释：“这样，味道才能烧进去。”

“肯定好吃得一塌糊涂，妈妈。”咪咪说。

端丽心里不由一酸，这种菜是乡下粗菜，过去谁吃啊！难得烧一小钵，直到烧化了，也很少有人动筷子。她看了就发腻，可现在居然真觉得香。

肉煮好，连同干菜、鸡蛋，有大半沙锅。端丽找了一个样式好看的小碟子，先在底下铺上一层干菜，然后放上几块方方正正的肉、一只蛋，送到隔壁房间去。他们原本是同婆婆一起吃的，公公停发工资后，婆婆说分开好安排，就分开了。